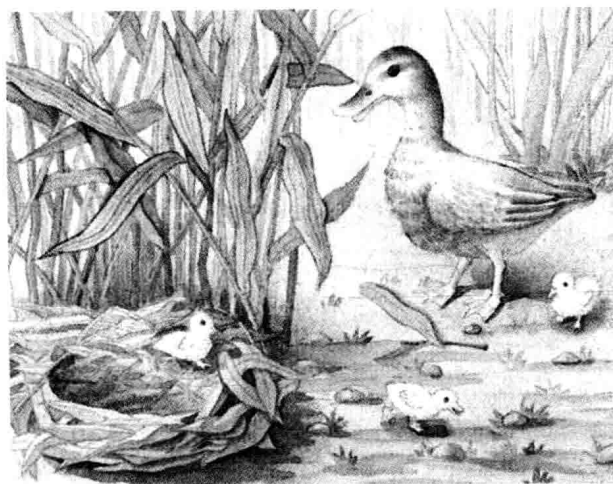


鶴
唳



第一章 冬

丹顶鹤大顶子被一个贪婪的人折断了喙，又被一个善良的人细心地接上了一只不锈钢的喙。这个好心人放飞大顶子时，还让它带走了一只从小由人类养大的丹顶鹤。

两只鹤一飞上天空，就遇上了强悍的鹰的袭击……



大顶子

从上往下看，云层非常像大海。

浩瀚的云海涌动不止，无垠的苍穹却屏息凝定，而高踞的太阳则壮丽辉煌。

单纯和岑寂形成了肃穆，浩渺和辉煌制造出伟大。

遥遥地传来几声嘹亮的鹤鸣：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

鹤鸣总有一种苍凉的情味，使云海之上的肃穆更显深刻。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鹤鸣在罡风中震颤着，有力度地播送着一种生命的信息。它们来自大地，来自人间。它们欢呼的是生命的欢乐，喟叹的是生存的艰辛。

鹤群出现了。

十九只丹顶鹤排成斜斜的“一”字，翩然于云海之上。说“斜斜的”是因为这“一”字所指的方向并非它们飞行

的方向。在空中，鹤群从不采用头尾相接的鱼贯队形。队伍中的每一只鹤都把长长的头颈笔挺地指向前进的方向，成为十九条“平行线”。这种队形保证了每只鹤都能看清前方，又能借助群体飞翔时所形成的气流。

在碧空、红日和白云的宏阔背景上，鹤群显得鲜明而和谐。即便在天堂里，也应当有生命的飞扬。即便在天堂里，如此美丽的大鸟也是有资格飞行的。

它们来自嫩江平原上的一个沼泽，要去长江三角洲某个温暖的芦苇荡。不管多么遥远艰辛，一年一度，它们都要做南去北归艰苦卓绝的迁徙。如果把出生地作为故乡，那么北方是它们的故乡，而南方只是它们的越冬地。每年十月，它们离开故乡去南方过冬，次年春天又要千里迢迢地返回故乡。作为候鸟，它们谨遵祖训，听从季节召唤，南北奔波，义无反顾。事实上，它们别无选择，因为迁徙关系到它们种类的生存繁衍——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？

在鹤的感觉里，天空中的风犹如湍急而清凉的水流。凭着高超的技巧，鹤群的飞行从容而优雅。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它们不时鸣叫几声用以振奋精神和协调节奏。鹤群又开始爬高了。

飞在队伍最后的那只鹤有点跟不上节奏，它的翅膀似乎有些僵硬。它高声鸣叫着，鼓励自己跟上同伴。

这是一只雄鹤，朱红的额明显比同伴硕大。硕大的丹顶在阳光辉映下熠熠生辉。鹤是没有名字的，但为了叙述的便

利我们称它为大顶子。

是的，大顶子有伤在身。

三天之前的傍晚，鹤群在一个三角形的沼泽地宿营。鹤群的迁徙路线大致是固定的，途中有不少它们熟悉的老宿营地。这个三角地就是老宿营地之一，它们对此是比较放心的。但这一次它们遭到了粗暴的骚扰。半夜时分，一艘摩托艇突然驶近它们宿营的芦苇洲。摩托艇的速度超出了鹤的经验，它们慌忙向芦苇深处退去。鹤在夜里视力不好，轻易不肯起飞。

摩托艇上的两个人没想到鹤群会退避得这么迅捷，他们以为在强烈的聚光灯下鹤群至少会惊呆一两分钟的。这儿泥沼遍布，他们是不敢离艇的，开着艇转悠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法再接近鹤群，只得悻悻而归。他们再一次低估了鹤，等他们一熄掉大灯，一只愤怒的鹤就从芦苇丛里向他们展翅冲来。在夜色里，这只奋起反击的大鸟看上去仿佛一个巨大的灰色精灵。

这只勇敢而鲁莽的鹤就是大顶子。年轻气盛的大顶子并没看清艇上的情况，它的攻击是冲着那盏小灯来的。小灯的玻璃壳被啄个粉碎，但灯泡仍旧亮着……在紧接着的一片混乱中，大顶子的长喙不知怎么被某个旋转着的钢铁部件卡住，随即被无情地切断……

飞在大顶子前的一只老鹤感觉到了什么。

“特尔，特尔……”老鹤是在询问大顶子，意思是：你

还好吧？

大顶子没吭声，只是颤动了一下羽翼：没什么。

动物之间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它们的交流不可能精确，但它们确实可以进行即境即时、心领神会的交流。

大顶子其实已经相当虚弱了。三天来，断喙的伤痛折磨着它，更严重的是它几乎无法觅食。饥饿使它不顾伤痛而去觅食，但它下啄时总是忘记了它已经丢失了喙尖。鱼逃了，虾逃了，它甚至难以吃到一条蚯蚓。和鸡不同，鹤是用喙而不是用爪子扒土的。它难以叨咬住一枚野果，难以咬断和吞咽一根草，难以喝到一口水……

喙对于鹤来说确实太重要了。

大顶子觉得翅膀下的气流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失去弹性，肌肉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僵硬，每一个关节都在瑟瑟作响。它不断抖擞精神，迫使自己跟上大家，迫使自己飞得平稳些、优雅些。它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些了。

“噢，噢……”大顶子在叫。

太阳坠入了云海，天空由湛蓝变成靛蓝。鹤群在云海之上飞行已经很久了。

云海之下有真的海洋——确切来说，大海在云海之下向左几十公里的地方澎湃。这个鹤群的南迁路线是和海岸线大致平行的。为它们导航的就是海涛声。鹤群没有首领，每个成员都不时地关注着海涛的“次声”（这是人类科学家的说法），不时参与前进方向的调整。鹤的群体越大，飞行的方向

越准确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一只鹤这么叫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众鹤纷纷加入这种鸣叫。

它们决定降落了。

飞行中的鹤是很少往下看的，它们习惯昂首眺望地平线。

这群鹤寻找着云海的“缝隙”。它们可以穿越云层，但它们不大愿意这么做——云层有时会很厚，长时间地处在迷茫的云雾之中说不定会遇上麻烦，至少那会使自己处于手忙脚乱地应付之中。

鹤是一种自负的大鸟。你甚至可以发现它们是相当注重仪表风度的家伙。它们总是尽力保持飘逸的举止和超然的神态，使我们自然地联想起隐士或者神仙。在人间，它们荣获“仙鹤”的称号已经几千年了。鹤是个古老的物种，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六千万年。

云海终于出现了“空洞”。这个“空洞”不大，只一闪就在鹤翼下滑过去了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

鹤群做了一次逆时针的盘旋，在云层上划了一个倾斜的圆环，回到了“空洞”上空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

鹤群在盘旋中徐徐下降。

云层的空洞大多是由上升的气流柱冲开的。上升的气流托举着鹤翼，使这种盘旋式的降落省力而又优美。

鸟在空中飞行，混合采用两种基本的方式获得升力，一种是靠翅膀扇动获得，另一种是借用上升气流的托举。鹤、天鹅、鹰这些大型禽类除了爬高时靠翼动，其他时候主要靠滑翔式飞行。滑翔主要依仗的是驾驭气流的技巧和经验，不需要付出多少体力。这也就是虚弱的大顶子之所以还能支撑着没有掉队的原因。

但是，大顶子心里明白：这一次降落之后，它可能就再也不能飞上高空了。

大顶子在降下云层之前对着云层之上的“天堂”呼喊了几声。这喊声嘶哑而动情，听起来像是一声悲怆的、无奈的道别。这是一声典型的“鹤唳”。

天 池

鹤群飞临山顶。山顶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湖。

环围着小湖的是一带疏疏密密的芦苇洲，簇拥着芦苇洲的是一圈参差斑驳的杂树林。宁静的小湖上游弋着一群欢天喜地的鸭子。

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宿营地。

鹤群在降落之前解散了队伍。它们以自己喜欢的姿态着陆。有的鹤在收翅之前喜欢用细长的脚奔跑一段，而将背部的毛竖起来以减缓前冲力；有的鹤在长足点地之后又拍翅升腾，然后再点地，再升腾，把降落的过程美化成一个舞蹈；有的鹤则把收翅的时间把握得非常精确，在双足触地那一瞬间正好使上升的力和下落的体重相等，动作简洁、轻灵而老到。

鹤在着陆后总会兴奋地鸣叫。它们可以长时间地在天空飞翔，但它们不能不回到大地上来。仙鹤的称谓只是人类对它们的赞叹，养育它们的还是天空下的大地。

它们仰天长鸣，它们俯地轻啄。

它们向往天空，它们亲近大地。

兴奋的动乱不久就平静下来了。它们得抓紧夜幕降临之前的时间做很多事：觅食，梳洗，选定宿处。当然，觅食是最重要的。

鹤群在觅食时散得很开，彼此间距一般在十米之外。它们神情专注地在滩涂上寻找野果、块茎、昆虫、蚯蚓，在浅水里捕鱼捉虾。它们在涉水时尽量不弄出声音，不时停下脚步埋头不动，把目光沉到水下，静等鱼虾的游近。这些渔猎老手不会受水的折射的欺骗，尖长的喙一啄一个准儿。

大顶子本是渔猎高手，如今不行了——原来百发百中的叼鱼动作总是够不上猎物，即使够上了，鱼虾也大多能逃走。它的上下喙已不能完全咬合。断喙还影响到吞咽动作的完成，这是更麻烦的事。它已经挨了一天饿，可其他的鹤并不知道。

这会儿，大顶子埋头守着一个田螺。它没法啄碎螺壳，只能耐心等待猎物出壳。这种饥饿中的等待容易引起焦躁，焦躁的情绪又加剧了饥饿的痛苦。

终于，田螺蠕动起来，小心翼翼地从小螺壳里探出了柔软的身体……

大顶子及时出击。它啄到了螺体，可不配套的喙未能咬住。田螺忙把身体缩回到它的“坦克”里。大顶子又失败了。

这会儿，一只老鹤在做环湖飞行。虽然降落之前已做过集体考察，但这只阅历丰富的老鹤还是有点不放心。

鹤群是没有头领的。这只老鹤只是为它和它的家庭不放心。

巨大的夕阳红如鹤顶。老鹤从容不迫地做环湖飞行，看上去像在做悠闲的“散步”。它轻灵的身姿在橙色的背景上成为一幅镶着金边的剪影。

因为有了仙鹤的降临，天池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池。突然出现的仙景让湖边的一个人看得发了呆。

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这个天池是他承包的鱼塘。他是在湖岸树林里的一个寮棚里观望。他不敢走出寮棚，怕惊走了这些美丽的大鸟。

老鹤没有发现老人，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寮棚。这一带的树木非常茂密。老鹤发现了一队野鸭在湖边游弋。这使老鹤放心。鹤和野鸭常常相遇，它们没多少往来，但彼此都确认为友邻。多一个友邻意味着多一份安全。

其实，老鹤弄错了，这是一群家鸭。

在空中，连鹰也不敢冒犯鹤群。在地上，它们就得对狐狸、水獭之类防备着点。若是明着对抗，狐狸之类不是鹤的对手，鹤要防备的只是夜间的偷袭。鹤是坚强而自信的动物，它们真正害怕的可能只有一个对手——人类。

不过，鹤群这一次遇上的这个人是一位善良随和的老人。它们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和平而宁静的夜晚。

当黎明的青光在天池的细浪上粼粼闪动时，鹤群就开始了它们的早餐。它们的早餐进行得比较仓促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，它们必须在起飞之前尽量吃饱肚子。

先是一只鹤鸣叫：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

接着是所有的鹤都鸣叫，鸣叫声参差不齐，此起彼伏，一片嘹亮。

大合唱起到了鼓动作用，鹤群兴奋起来，躁动起来，终于纷纷起飞。起飞得经过一段拍翅奔跑的时间。芦苇和蒲草似乎受到了感染，在它们的身旁兴奋地摇摆着。刚刚离地时，它们细长的双腿是直垂的，不久就做后斜，和挺直的头颈成为一条直线。

先起飞的鹤缓缓盘飞，在空中等待同伴。

编队是在空中进行的，进行得相当熟练。

大顶子挣扎着做了几次起飞的努力，都失败了。它的无力的双翅再也托不起它的身体了。它终于放弃了努力，双翅可怜兮兮地垂在身体两侧，昂起头，嘶声呼喊着的无奈和恐惧。地面上只剩下它孤零零的一个了。

编队完毕的鹤群发现了大顶子的情况，在大顶子的上空盘旋着，呼唤着。

“特尔，特尔……” 鹤群呼唤着。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 鹤群鼓动着。

“呃噢，呃噢……”大顶子悲号着。

鹤群降落在大顶子身旁，一个个伸着头颈用各种声音向大顶子探问。

大顶子拖着双翅走了几步，趴下了，把长脖子尽力后仰直到触及背羽，然后无声地左右摇晃着头。它用这种“严重的”身体语言向伙伴们诉说它的困顿和留恋。

鹤群骚动着，乱哄哄的，整个是一筹莫展的样子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
太阳突然从地平线上跳起，无数道金光射向鹤的眼睛。

鹤群吃了一惊。它们应当上路了，再不能延迟了。

鹤群在空中重新编队之后，又做了许多次盘飞。

这一次，大顶子趴在地面上不再呼叫，把头颈向前直伸，默默地、眼睁睁地看着它的部落。

鹤群终于启程了，不久消失在云层里。一声一声悲哀的鹤唳从云层落下来，播撒在蓝晶晶的天池里。

鹤群飞走半小时之后，白发老人才走出寮棚，划着一只小划子出现在湖上。他当然是朝着大顶子所在的芦苇洲而来的。

大顶子警觉起来，竖起头颈，戒备着。

小划子划近了。老人觉得这只病鹤有点怪，似乎缺了一点儿什么，到底缺了点儿什么呢？哦，对了——它的喙短了一截！鹤怎么会折断喙的呢？这恐怕是一件麻烦的事。

“嘟，嘟嘟……”白发老汉记不起鹤是怎么叫的了，就

用这个招呼鸡的声音来表示善意。他怕鹤误会他的善意而飞走。

大顶子奋力站起来，挣扎着收拢下垂的翅膀，细长的腿在微微颤抖，暗褐色的眼睛喷射出凶光。

大顶子这会儿正缺少一个发泄仇恨的对象呢！

老汉刚从小船向芦苇洲跨出一只脚，鹤就疯狂地扑了上去。它奋力蹬腿，扇动翅膀，举喙向老汉的脸部猛啄。

猝不及防的老汉下意识地举臂抵挡，一脚踩空，摔倒在水里。疯狂的攻击者也轰然跌进水里。老汉随手从舱里扯开一张网，哗啦一下罩住了大鸟。

虚弱不堪的大顶子在一阵狂乱的挣扎之后昏了过去。

老汉小心地把大顶子抱到了寮棚里。

昏睡半天之后大顶子才醒来。进食起先是被动的，强行塞进大顶子嘴里的是捣成糊状的泥鳅。大顶子一点儿也不配合，如果没有一个男孩的协助，白发老汉很难完成这项艰难的工作。

男孩是老汉的孙子，每个星期都上山来和爷爷一起过星期天。

老汉在第二天就让大顶子恢复了自由，听凭大顶子离开寮棚到湖上去。乘鹤昏睡时，老汉已经“密”住了鹤的翅膀。这么做是为了鹤好——这只孤鹤如果就这么飞去，必会被天敌所杀或者饿死。老汉已经明白了这只鹤虚弱至此的原因。

发现自己失去了飞翔的本领，大顶子焦躁、暴怒、悲鸣

不已。鹤怎么可以失去天空啊！

一天之后，大顶子又虚弱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。老汉又来强迫它进食。如此反复了几次，大顶子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它整日在芦苇洲闷闷不乐地踟蹰，或者站在水里久久地仰望深秋的天空。这家伙有点像被流放的名士。

稍能宽慰大顶子的是那群鸭子。这群家鸭是白发老汉养的，一共八只。充足的食料和优裕的环境使它们个个非常壮硕，还真有点野鸭的精气神哩。

家鸭是不认识鹤的。那天，鹤群从天而降时，鸭群不免有点惊惶。它们不敢靠近这些白色的大鸟，只有远远地观察着。它们很快就确认这些高大的鸟并非猛禽。它们发现鹤群在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——不，留下了一只。

这天早晨，鸭群横越天池，来拜访大顶子。

鸭群的头领是一只羽色鲜亮的公鸭。它让它的部队以一种特别缓慢柔和的动作向大顶子靠拢。

“呷，呷……”头鸭不卑不亢地打招呼，还配合着优雅地点头动作。

大顶子作了回应：“噢，噢……”因为缺了一截喙，它觉得自己的叫声很陌生。

鸭与鹤在小洲上相处了一会儿就分了手。当鹤站起来后，鸭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鹤的眼睛，而鹤一不小心就会忘记身旁的鸭子。这种交往相当累。

鸭群的拜访是有意义的。大顶子发现这群鸭子和白发老